# 甘桑石刻文初步研究

班 弨 肖荣钦

〔摘 要〕 甘桑石刻文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马头镇感桑村内桑屯发现的古文字石刻。本文在制作甘桑石刻文摹片和字符的基础上讨论了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纳西文、彝文和水书等古文字的关系。基本结论是：甘桑石刻文是一种表意的古壮侗文。

〔关键词〕 甘桑石刻文 章法与笔法 文字性质 古壮侗文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890（2013）05－100－06

## 一、甘桑石刻文的发现

甘桑石刻文是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马头镇感桑村内桑屯发现的古文字石刻。“甘桑”（亦即“感桑”）为壮语地名，其意是“高处的岩洞”，因该地山上高处有岩洞而得名。

甘桑石刻文是新发现古文字。其发现的过程，平果县政府的相关资料介绍如下：甘桑石刻文由当地村民潘荣冠首先发现。潘氏自 2006 年 10 月至 2011 年 10 月在耕地中发现并收集有刻画符号的石片二十多片。潘氏有初中文化，虽然不解石刻上的文字但知其有特定意义。潘氏数次带着有刻画符号的石片前往平果县城、百色市找有关部门鉴定。后经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会员冯海华察看后认为这可能是古骆越人的文字并将情况汇报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2011 年 12 月 19 日，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的专家来到发现石刻文的地点考察，采集到数十块石刻。在此基础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所主持，百色市右江民族博物馆、平果县博物馆协助，共同对甘桑石刻文遗址进行试掘。该项工作从 2012 年 2 月 17 日开始，历时四个多月。在平果县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试掘工作取得了优异成果。[①]

甘桑石刻文的发现将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古文字学、历史学、民族学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重大发现首先应当称赞平果县和广西的有关部门和人士。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后续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甘桑石刻文是刻写在石片上的文字。所用的石片属于页岩。页岩成片状，表面较平整。甘桑石刻文所用的页岩基本上属于砂质页岩，质地较易于刻写。

甘桑石刻文的年代。据桂林岩溶所 C14 测定，剖面第五层（钙化）为 3680 ± 172 年；剖面第四层（贝壳）为 2950 ± 167 年[②]。广西方面目前正在请国家有关机构就甘桑石刻做进一步的测定。

目前收集到的古文字石刻数量是：刻有字符的石片实物（藏平果县博物馆）共 44 件。其中地表采集 31 件（含最初发现者采集及考古人员采集），民间收集 5 件，发掘所得 8 件（含有石刻文字的石锛一件）。这些石刻最大一片是 105x50 厘

〔作者简介〕 班 弨（1962－），男，壮族，广西南宁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610）；肖荣钦（1986－），男，汉族，广东江门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2）

① 中共平果县委宣传部：《土俗古字，石破天惊——壮族土俗字习俗学术研讨会资料》，2013 年 1 月，第 12 页。

② 梁庭望：《甘桑刻画文——古骆越文字光照千秋》，《壮族土俗字习俗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2013 年 1 月，第 9 页。

米，最小只有几平方厘米。其中刻字最多的一块石片约有 200 个字（有些字暂无法辨认），最少的只有几个字（碎片）。目前笔者可清晰辨认和描摹的字符 1028 个，另外尚有数百个字符尚未能清晰辨认。我们相信，随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展开，甘桑石刻及其字符的数量将进一步增加。

本文研究资料来源：广西平果县博物馆收藏的全部古文字石刻实物以及相关图片；本文作者实地考察发掘现场及与相关专家交流获得的资料；平果县委宣传部印发的《土俗字石破天惊——壮族土俗字习俗学术研讨会资料》（2013 年 1 月 25 日）。

甘桑石刻文实物图片及摹片（摹片为本文作者组织描摹制作，下同。平果县博物馆对甘桑石刻实物作了编号，本文制作的石刻文摹片及字符以该编号为基础编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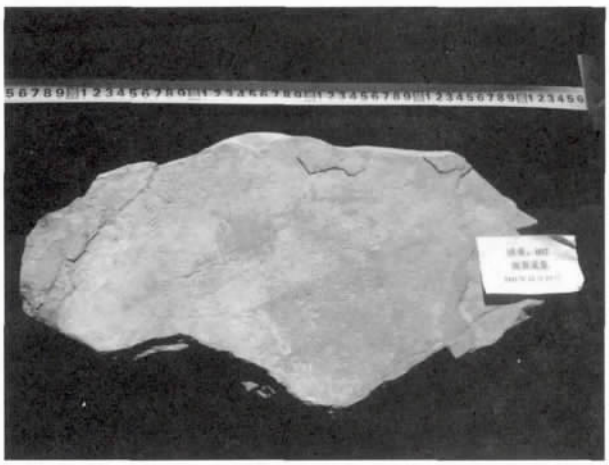


图 1：甘桑石刻文实物图

图 2：甘桑石刻文摹片

## 二、甘桑石刻文的章法和笔法

要研究和解读甘桑石刻文，第一道门坎就是石刻文的章法问题。人们初看这些石刻文并不知道上下左右，也不知道从何处读起。这就是章法问题。笔者此前未看到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但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否则研究和解读就无从谈起。根据甘桑石刻文的实际情况，要解决章法问题可从以下两个途径入手：

其一，分析石刻文的字形结构和笔法。甘桑石刻文从字形上看是方块字。各个字符所占的空间基本上是一个方块。字与字之间没有标点符号。甘桑石刻文字体规整匀称，笔划一笔到底。这说明这种文字发展相当完善，刻写者技艺娴熟。下面这个字（多处出现）有助于认识甘桑石刻文字的“上”、“下”：

图 3

这个字符当是表示某种动物。那么根据认知规律和人体工程原理当是先写头部、先上后下，由此可推断甘桑石刻文一行字的上、下（亦即先后）。

再看下面的字符，注意其笔法特点：

图 4

图 5

经放大后可以看到，其中直笔（竖笔）起头部位较深较粗，收笔部位则较浅较尖。这非常符合书法和篆刻的规律。同样，根据人体工程原理可以判断字的上、下关系。

其二，分析石刻文的布局。先看下图（摹片）：

图 6

图 7

这几件石刻中（姑且认为一件就是一“篇”），左边写满，而右边有一定的空余。这应该是先从左边写起、内容写完为止所造成的。而这样的布局特点在甘桑石刻中是明显的。

将以上二项综合考虑，我们初步确定了甘桑石刻文的章法即上下左右关系（如摩片图所示），并据此对全部甘桑石刻文进行了编码。

然而笔者同时认为，甘桑石刻文的章法即上下左右关系的最终证据必须在一定篇幅（跨行）的释读之后才能得到。

## 三、甘桑石刻文的性质——一种表意的古壮侗文

如前文所述，甘桑石刻文在外在形态上属于方块文字。再加上其“横平竖直”的笔划特点，人们在思考其性质和来源时很自然地将其与汉字（甲骨文）联系起来。当发现其不可读之后又将其与国内其它相关文字如纳西文、彝文、水书等联系起来。事实上，这些联想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依据。但是，正确的结论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分析和翔实的证据基础之上。

下面将甘桑石刻文与相关文字作比较以提出初步结论。

1、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

从形态上来说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有可比性，比如两者都是方块字，直笔、撇、捺普遍，部分字有明显的上下、左右结构等。经笔者逐字比较，可列举的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①相似的字符如下：

以上两种文字相似或相同的字符很容易让人产生两者同源的想法。然而，支持这种想法的证据非常脆弱。理由是：其一，两种文字相同或相似字符的数量太少，不足以解读甘桑石刻文的任何词语，更毋论句子。其二，两种文字相同或相似的字符基本上是笔划比较少的字符，而笔划复杂的字符则找不到关联的字符。这就无法排除两者偶然相似的可能性。其三，甲骨文中最常见的象形字以及部首如“人”、“木”、“水”、“手”等均未见于石刻文。很难想象与甲骨文同源的文字

① 本文甲骨文字符参考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会不采用那些甲骨文中最常见的象形字以及部首。

因此，笔者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具有同源关系的论点。

2、甘桑石刻文与纳西文

纳西文包括东巴文（含玛丽玛萨文）、哥巴文。其中东巴文“高度象形”，与甘桑石刻文殊不类，而且两者的章法和笔法完全不同。

哥巴文属于音节文字。甘桑石刻文中有某些字符与哥巴文相似：

（日）、（来）

看起来甘桑石刻文中数量很少的某些字符与哥巴文字相似只是偶然现象。

玛丽玛萨文。玛丽玛萨文是东巴文的派生文字。下面是甘桑石刻文与玛丽玛萨文的一些相似字符：

甘桑石刻文　玛丽玛萨文　玛丽玛萨文字义

甘桑石刻文与玛丽玛萨文的相似字符也不足以说明两者的渊源关系。

3、甘桑石刻文与彝文

彝文也是一种音节文字。甘桑石刻文中与彝文[①]相似的字符如下：

甘桑石刻文　彝文　彝文字义

彝族文字是发展较完备的文字系统，有 8 至 9 千个字符。而在甘桑石刻文中能找到的两种文字相同或相似字符的数量太少，不足以解读甘桑石刻文的任何词语或句子。而且两者相似的字符笔划较简单，而笔划复杂的字符则找不到关联字。这也就无法排除偶然相似的可能性。

因此，笔者认为甘桑石刻文与彝族文字也没有渊源关系。

3、甘桑石刻文与水书

甘桑石刻文出土后，曾有消息称有水族人士（水书先生）认为甘桑石刻文与水书类似并能认读其中的部分内容。此消息目前未经证实。科学的办法还是要将两种文字逐字对照研究，不能凭印象下结论。下面是甘桑石刻文与水书[②]相同或相似的字符：

甘桑石刻文　水书　水书字义

① 本文彝文字符参考贵州省毕节地区民委彝文翻译组：《彝汉字典》，1978 年版。

② 本文水书字符参考韦世方：《水书常用字典》，贵州：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

水书字符 400 余个，主要用于占卜、祭祀。出土的古文字如甲骨文等也主要用于这方面。我们认为甘桑石刻文的主要内容也应当是占卜、祭祀等。甲骨文、甘桑石刻文字较多，内容当较广泛。而水书由于使用范围很有限而且日渐缩小，水书当是处在衰变的过程中。从上面列出的相同或相似字符来说，数量略多①，但如果仅是孤立的字例仍很难证明两者的渊源关系。

4、以水书为线索对甘桑石刻文的释读尝试

要证明水书与石刻文的关系，必须在词语和句子层面上找到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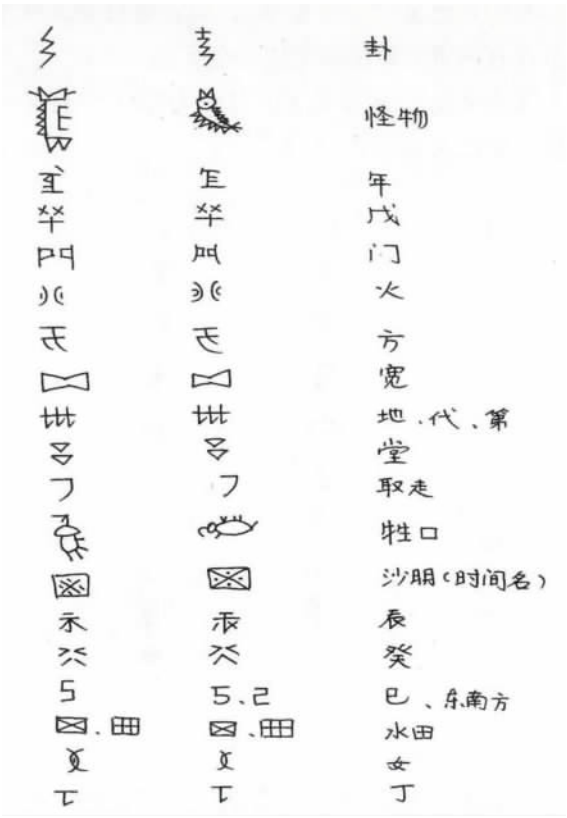
经反复描摹、逐字分析比较（包括与水书文本的分析比较），我们发现 002 号石片和 004 号石片的情况比较耐人寻味。

下图是根据水书中相同或相似的字符对 002 号石片的标注：

图 8

在同一块石片上，同一内容（关于天干/地支和其它时间名称）在两种文字中有关联的字符共 28 个。这恐怕很难用偶然性来解释。尤其是水书“沙朋”、“鲁封”“休显”这三个表示特定时间名称的字符形、音、义都非常特别，从何而来？我们现在在甘桑石刻文中看到，笔者认为这很难用偶然性来解释。

004 号石片石刻文的左起第一行似乎可以根据水书标注连接成句：




卦：东南方的水田壬午（日）吉利。

此句水语读音：（bji（35（（a35（i52（um31（o31（（t55。

壮语读音：pe:（1 na2（i6（um2（o4 kat7。

（壮侗语修饰成分在中心词之后，故“田东南”可释读为“东南方的水田”）

5、关于甘桑石刻文性质的思考

如前文所述，目前尚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纳西文、彝文具有渊源关系。而甘桑石刻文与水书则具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关系证据。

不过，甘桑石刻文与水书显然不是同在一个历史平面上，更不是等同关系。理由是：

首先，从时间上来说，甘桑石刻文属上古时期，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水书是近现代的作品。两

① 此处是指相对于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纳西文、彝文的比较而言。

者的时间差极大。

其二，甘桑石刻文的多数字符，尤其是笔划复杂的字符，未在水书中找到。

其三，甘桑石刻文字数多，水书字数少。甘桑石刻文字符笔划较复杂，水书字符笔划较简单。

其四，虽然上文列举了两种文字的共通之处并以水书为线索对甘桑石刻文作了解读的尝试，但主要内容仍无法释读。由此看来两种文字的距离是遥远的。

因此，笔者认为：甘桑石刻文是比水书古老得多的文字系统。水语在谱系分类学上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根据语言谱系分类学的原理，同一语族的诸语言均由同一祖语分化而来。也就是说今天的壮语、水语、侗语等均由同一祖语即古壮侗语分化而来。根据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古壮侗语的存在（也可以说是古壮侗族的存在）当在上古时期。这与甘桑石刻文的年代是吻合的。因此，基于上文所揭示的事实，我们初步认为，甘桑石刻文是一种古壮侗文。这可以很好地解释甘桑石刻文与水书的关联：甘桑石刻文（古壮侗文）的盛行时期是古壮侗语未分化的时期。水语从古壮侗语分化出来之后仍沿用了一部分古壮侗文字符。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水语的文字水书逐渐变化、简化。并且，水书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字符也逐渐萎缩。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水书与甘桑石刻文有一定的关联却不能释读的原因。

关于古壮侗族、古壮侗语的分化历史及证据是极为复杂的课题，当另文讨论。

甘桑石刻文性质的另一个问题：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统观前文的分析，甘桑石刻文没有明显表示音节或音素的特征（有些字符以水书为线索认读的话是多音节的）。甘桑石刻文有象形的字符、“指事”或“会意”的字符，但看不出有形声字（甲骨文有部分形声字）。因此，我们初步认为，甘桑石刻文是一种表意文字（亦称意音文字）。

综上所述，关于甘桑石刻文的性质，我们的初步结论是：甘桑石刻文是一种表意性质的古壮侗文。

甘桑石刻文由于发现时间不长等原因，目前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大多数语言文字学者甚至并未得到消息）。我们将初步研究成果发布出来，意在抛砖引玉，并为其它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基础。

[责任编辑] 蒋明智

## The Comparison of the Legends of Awaiting Husband in China and Vietnam

*Jinwen Chen* 49

The Vietnamese legend of Awaiting Husband probably came from China, and spread in Vietnam by reason of the emotional and mental similarity. The original Chinese story was changed in Vietnam. From once a social tragedy, it has become a destiny tragedy, and a more artistic and attractive story. The inheriting and spreading of legend of Awaiting Husband is an evidence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Gansang（甘桑）Stone Inscription

*Chao Ban*, *Rongqin Xiao* 100

Gansang（甘桑）Stone Inscription, which was discovered in Neisangtun（内桑屯）(located in Pingguo（平果）town of Guangxi Province), is a kind of ideograph of the ancient Zhuang and Dong nationality. This artical i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Gansang Stone Inscription. And based on the stone copies and characters, discuss the relation between Gansang and the Oracle Script, Naxi（纳西）Script, Yi（彝）Script and Shui（水）Script.

## The Distillation Extraction for Perfumes in Ancient China

*Xiaoqing Yan* 122

Although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had known well the technology of distilling spirits and making inner alchemies, it was not prevailed in Han dynasty. Since Tang dynasty, as many Arab came for business, tributary, studying and traveling, not only Arab spices and perfumes were brought to China, but also the distillation extraction for perfumes was spread wide over China. By the tim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Chinese people had been very familiar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distillation extraction for perfumes, and summarized the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about it. The perfumes were used on health maintenance and beauty treatment in daily life.